

從「俄烏戰爭」檢視中共軍事外交 —理想與現實的挑戰

Examining the CCP Military Diplomacy from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 Ideals and Challenges of Reality

海軍少校 吳慕強

提 要：

- 一、「軍事外交」係以軍事手段行使國家外交政策之行為。近年中共愈發重視以「軍事外交」來服務其外交政策目標，其中包含聯合軍演、軍備出口、軍事高層互訪、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及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等，手段多樣且效果驚人。
- 二、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共所處的國際政治地位，正牽動世界發展格局，其主導性與主動性漸增，相關回應更受到世界各國關注。而中共於此國際情勢變局中，即使在外交上仍保持高度冷靜、克制，但在「軍事服務政治」前提下，仍積極透過「軍事外交」以促進國家利益。
- 三、中共近期「軍事外交」方向著重於軍售、高層互訪及安全協議簽署，未來重點仍將繼續深植南海、南太平洋區域經營，並試圖以此與美國進行戰略競合，並小心翼翼避免對抗升級。針對此一情勢發展，國軍有必要瞭解並關注其「軍事外交」作為之意涵及影響，及早採取應處措施，才能維護我國國家安全與利益。

關鍵詞：軍事外交、俄烏戰爭、軍備出口、南太平洋、安全協議

Abstract

1. Military diplomacy is the activity of reaching foreign policy by military means. In recent years, PRC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military diplomacy to serve its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rms transfer, senior-level meetings, countering “NTS” threa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OTW”, which are various and very effective.
2.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tus of CCP ha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world. CCP has increasingly been dominant and active and its relevant respons-

es have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CP has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difficulties. Even though CCP is calm and restrained in foreign policy, it still actively promotes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military diplomac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military serving politics”.

3. CCP’s recent military diplomacy focuses on arms transfer, senior-level meetings,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In the future, CCP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and it will try to use military diplomacy to implement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voiding conflict.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country to understand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CCP’s relevant actions, an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ecurity.

Keywords: Military Diplomacy, Russian-Ukrainian War, Arms Transfer, South Pacific, Security Agreement.

壹、前言

「軍事外交」為以軍事手段行使國家外交政策之行為。近年中共愈發重視以軍事外交來推展其國家外交政策目標，並從中塑造有利國家整體安全之環境，也透過軍事外交建構正面形象，提升其影響力、強化國際話語權。細究其「軍事外交」手段，包含聯合軍演、軍備出口、高層互訪交流、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及「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等，並藉前述各項作為，淡化其軍力崛起及威脅的形象，深化其愛好和平及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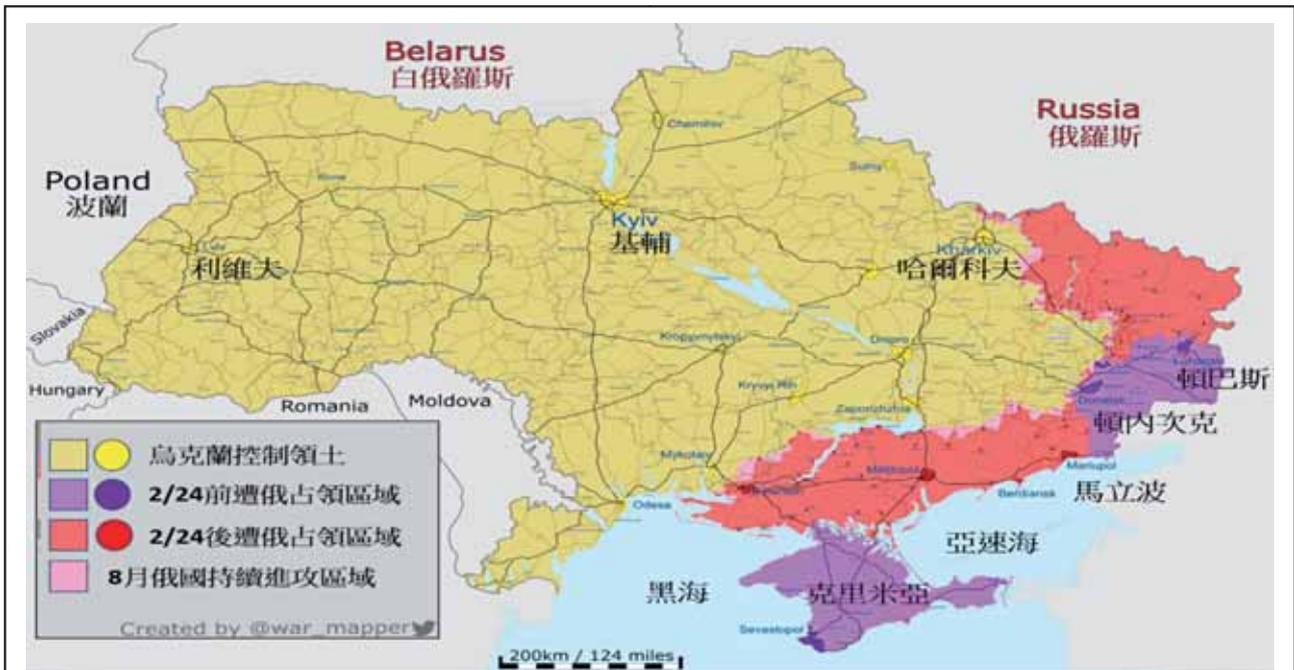
任之「大國形象」。¹在2019年《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強調，藉由「軍事外交」以履行軍隊國際責任、推展國際軍事合作，建立全球命運共同體之理念。²由此可知，中共憑藉「軍事外交」獨具的「硬實力」基礎，但以較為平和的方式呈現「軟實力」的影響，亦為中共維護利益與邁向大國地位所須履行之重要手段。³

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可說是1991年美、蘇「冷戰」結束以來民主與極權國家之間嚴重的軍事衝突之一。整體而言，「俄烏戰爭」主要肇因為俄羅斯普丁(Vladimir Putin)總統擔憂烏克蘭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註1：Kenneth Allen, Phillip C. Saunders,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Trend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INSS), 2017), pp.1-2。

註2：〈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全文〉，中共國防部，2019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9.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註3：中共最為常見的軍事外交手段，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範疇的國際維和行動與亞丁灣護航，此兩類活動帶有和平意味，衝突規模與風險較低；中共自覺為崛起的大國，也就必要參與聯合國和平議程下的各種行動，以展現負責任大國的姿態。李承禹，〈中共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具體概念與能力剖析〉，《復興崗學報》(臺北市)，第100期，2010年12月，頁164。



圖一：2022年「俄烏戰爭」形勢與雙方控制區域

資料來源：參考Ukraine War Map, 〈A Map of the Approximat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n Ukraine as of 00:00 UTC 08/08/22〉, Twitter- Ukraine War Map, 2022/8/8, https://twitter.com/War_Mapper/status/1556430657882038272/photo/1, 檢索日期：2022年8月18日，由作者整理製圖。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以下稱北約) , 將致使「北約」勢力再東擴, 迫使俄國面臨更惡劣的威脅環境, 導致內部政局不穩甚而危及政權。⁴隨著「俄烏戰爭」發展, 很快就演變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對壘, 在此國際局勢演變之下, 中共所持態度與立場更為世界各國所關注, 其言論與政治動作, 皆牽連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彼此陣營對立勢力之消長, 也影響未來世界格局, 我國豈能置身事外。

因此, 中共雖然對於「軍事外交」所能展現的「軟實力」與良好形象抱有正面期待, 但在近期「俄烏戰爭」局勢下, 其相關「軍事外交」作為勢必受限, 並於西方國家

普遍認知之「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的現實挑戰下, 將令他國深思中共「軍事外交」背後是否有更深層意涵或負面影響, 進而對其進行遏止與圍堵。因此, 本文主在分析「俄烏戰爭」爆發後, 中共在「軍事外交」上的意圖及現實困境之挑戰, 並從中省思我國應有之作為, 如此才能真正確保國家發展與生存安全, 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之目的。

貳、「俄烏戰爭」下中共的外交思維

俄羅斯和烏克蘭雖在地緣上距離中國大陸遙遠, 但兩國皆與中共之間有緊密的經貿

註4：楊志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陰影籠罩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遠景基金會研究焦點, 2022年3月1日,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044-7907>, 檢索日期：2022年8月3日。

結合與軍工產業鏈供應關係。而自「俄烏戰爭」開火以來，中共相關回應亦深受世界所關注，因中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博弈者角色，主要原因即在於不論衝突情勢後續發展為何，全球地緣政治與經貿關係必會重組，故其在國家外交高度上與軍事作為層面上，均須審慎應對。以下就「俄烏戰爭」緣起、中共相關立場與舉措，及採取之手段分述如后。

一、俄烏戰爭緣起

(一) 攻勢現實主義的展現

美國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曾指出，大國必然會不斷擴充權力，追求權力最大化，以取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成為區域霸權，確保自身的國防安全；⁵而此時爆發的「俄烏戰爭」，即成為最好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寫照。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勢力逐漸東擴，使得俄羅斯漸感威脅，並屢次警告西方國家未果；2014年俄羅斯侵占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西方國家的回應與制裁手段並未對俄國造成嚴重影響，⁶這也促使俄國「食髓知味」地於2022年再度入侵烏國，也藉此向西方國家警告勿再將「北約」勢力擴張至其家門口。

(二) 自利本質的陣營對峙

1. 俄國在美國及「歐盟」(European Union)對其經濟制裁仍未結束狀況下，普丁因擔憂國際對烏克蘭的支持，故以武力入侵，逼使烏國無法加入「北約」；然而，美國及「歐盟」早有戒心，因此自2021年底當俄羅斯派遣軍隊赴俄、烏邊界演習時，也強化了烏國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美歐國家也對俄國隨時可能進攻烏國之行動保持高度警戒。⁷2022年2月24日，普丁宣布以「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s)之名，遂行對烏克蘭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與「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⁸依西方國家主流觀點認為，普丁是一位非理性的、脫離現實的「獨裁者」，一心想依前「蘇聯」模式，建立更大的俄羅斯帝國，自須對「俄烏戰爭」負有全部責任(戰場形勢及控制區域，如圖一)。⁹

2. 統計2021年全球軍費總支出較2020年成長百分之0.7，並首次突破兩兆美元(約新臺幣59兆)。¹⁰故在各國紛紛提升軍備以應對安全威脅下，不論是西方國家或俄羅斯之間，互相指責與對立的觀點為何，「俄烏戰爭」的本質很大程度建立在「攻勢現實主義」的思維中，任何國家均對自身利益與安全威

註5：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2014版(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64-66。

註6：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Issue. 5, October 2014, pp.78-79。

註7：同註4。

註8：Anton Troianovski, Neil MacFarquhar, 〈Putin Announces Start to 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Ukraine〉, *NY Times*, 2022/2/24,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23/world/europe/ukraine-russia-invasion.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3日。

註9：〈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Economist*, 2022/3/19,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2/03/11/john-mearsheimer-on-why-the-west-is-principally-responsible-for-the-ukrainian-crisis>，檢索日期：2022年6月3日。

註10：“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1” (Solna,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2022), pp.1-2。

脅環境視為最優先的考量，必須很慎重抑或可說很悲觀地認為他國將對己國有威脅之舉，而須採取攻勢或更積極的手段，求取權力極大化，以利生存。

二、中共的立場與舉措

(一) 觀察美國的舉動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俄國並未迅速取得勝果，隨著戰事時間延長，美國與「歐盟」藉著軍援、經濟制裁等手段，刻意涉入衝突的意味也愈加明顯。尤在美國不斷向烏國提供軍援、訓練，甚至是情報協助等作為，更有意拉長戰事的發展，¹¹企圖拖垮俄羅斯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中共方面認為美國試圖以烏克蘭來拖垮俄國，並使俄國失去未來成為區域強權與挑戰美國霸權的能力。

(二) 「不與西方國家為伍」之原則

中共雖不斷表達對「俄烏戰爭」之「中立」立場，並希望各國能客觀看待此次戰爭的前因後果與「北約」東擴產生的影響；但中共始終未以「入侵」來形容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並且於聯合國(United Nations)「安理會」譴責俄國入侵烏國決議案中，投下棄權票；之後更在國際法院要求俄國應立即停止在烏國軍事行動的表決中，投下反對票。

¹²2022年3月的美、「中」領導人「視訊峰會」，拜登(Joe Biden)也向習近平強調勿對

俄國進行軍事支援與經濟援助，否則將遭受難以承擔之後果。¹³隨後2022年6月俄、「中」領導人通話中，習近平甚至表示願與俄方「在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持」，密切兩國間戰略協作。¹⁴因此，中共的作為在西方國家眼中，很大程度認為中共有偏向俄國立場，並與西方國家有「分庭抗禮」之趨勢。

三、軍事外交上「積小勝為大勝」

(一) 自保而全勝

在西方國家既有視角下，中共面對「俄烏戰爭」所採取的立場，若試圖保持中立態度，仍會被西方國家形容為俄羅斯的同路人，表態不夠明確；但若立場與動作採取偏向西方國家之舉動，如共同譴責或制裁俄國等行動，不僅可能造成其夥伴俄羅斯很大程度的加速衰敗，其實也將加速未來西方國家專心一致對付中共的發展與崛起時程。基此，中共近期於「俄烏戰爭」所秉持之立場可謂如走鋼索般小心謹慎；換言之，其國家整體外交作為仍呈現審時度勢、謀定而後動，藉保持「戰略定力」，自保而全勝。

(二) 機遇大於困境

當前美國與「歐盟」正陷入於「俄烏戰爭」的應處之中，美國身為「世界警察」更有北韓、伊朗的核武問題困擾著；對中共而

註11：〈Blinken and Austin Sneak into Ukraine's Capital to Meet with Zelenskyy〉, CBS News, 2022/4/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zelensky-blinken-austin-ukraine-kyiv-meeting/>, 檢索日期：2022年6月4日。

註12：唐佩君，〈國際法院裁定停止入侵烏克蘭 俄中法官唯二反對〉, 中央通訊社, 2022年3月17日,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HK7-sZHy5uEJ: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3170016.aspx+&cd=9&hl=zh-TW&ct=clnk&gl=tw>, 檢索日期：2022年8月4日。

註13：〈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2022/3/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18/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 檢索日期：2022年6月5日。

註14：周慧盈、陳沛冰，〈習近平蒲亭通話 外媒：中俄對外發布各有側重〉, 中央通訊社, 2022年6月17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70277.aspx>, 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



圖二：中共以「運-20」型機(圖左)運送塞爾維亞購買之「FK-3」型導彈(圖右)

資料來源：參考繆宗翰，〈中國地對空導彈運抵俄盟國塞爾維亞〉，新加坡《聯合早報》，2022年4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20412-1261785>，檢索日期：2022年6月8日，由作者整理製圖。

言，於此局勢中的機遇應會大於困境，即使在國家外交高度上保持冷靜、克制，但軍事終究是服務於政治的，仍會藉其相關「軍事外交」作為，持續促進國家戰略利益。

中共軍事作為所傳達之戰略意涵「動見觀瞻」，尤其在軍事外交部分；舉凡軍售、軍方領導層交流及安全協議簽署等動作，此時更會受到西方各國的放大檢視，也讓中共於軍事外交上的理想願景，正深刻受到現實環境的挑戰。

參、中共軍事外交的理想與現實

和平時期共軍的角色除了維持訓練與恪行戰備外，亦可執行其他護航、救災、海外訪問等「非戰爭軍事行動」，除建構國家穩定環境外，亦增加民生社會於急難狀況下之應處手段。¹⁵此外，藉由軍事手段的外交作為，亦可對國家整體外交的拓展、發展利益與形象的提升有相當程度的正面效益。因此

，瞭解中共於「俄烏戰爭」下之「軍事外交」舉措及其意涵，有助於探索其戰略理想之所望與現實之挑戰。然而在戰火方殷之際，中共仍積極履行對塞爾維亞進行軍事運輸、軍事高層交流，以及與索羅門共和國(以下簡稱「索國」)簽署《「中」、索安全框架協議》，其「軍事外交」作為殊值分析，並藉此瞭解其企圖與影響，分項臚列說明如后：

一、對塞爾維亞軍事運輸

(一)軍備出口影響力分析

1. 軍事運輸之背後意涵：

中共於2022年4月11日，派遣「運-20」型運輸機飛抵歐洲塞爾維亞，並運送向中共所購之「FK-3」(自製「紅旗-22」出口版型號)型防空導彈系統(如圖二)；隨後該國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也在「北約」國家對於塞國此舉大表不滿之時，仍表示其為中共的「盟友」。¹⁶中共為世界第五大軍備出口國，利用國內龐大的軍工產業，除提

註15：同註1，pp.7-9。

註16：「運-20」戰略運輸機是由西安飛機工業集團生產並於2016年服役，亦為共軍首款自行開發的大型運輸機，另於2019年以該機型為基礎，研製「運油-20」空中加油機。繆宗翰，〈中國地對空導彈運抵俄盟國塞爾維亞〉，新加坡《聯合早報》，2022年4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20412-1261785>，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表一：2017至2021年緬甸、泰國、柬埔寨前三大武器採購國及金額統計表

採購國/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合計
緬甸	中共	119	94	47	—	50	309
	俄羅斯	69	72	31	64	—	235
	印度	—	—	3	148	—	151
泰國	南韓	—	292	71	71	—	434
	中共	131	52	97	9	23	312
	烏克蘭	97	55	—	—	—	152
柬埔寨	俄羅斯	—	—	—	—	5	5
	中共	—	2	1	—	—	3
	義大利	—	2	—	—	—	2

說明：單位為百萬美金，表格內無數值表示當年度交易內容小於50萬美金，另數值均以整數計算，各年度加總不一定與合計欄位數目相符。

資料來源：參考“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2022/6/4, https://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html/export_values.php，檢索日期：2022年8月7日，由作者整理製表。

供自身軍隊建設，亦可透過出口較西方國家廉價之武器，或採捐贈、優惠貸款等方式，籠絡及鞏固盟邦間之關係，¹⁷進而使渠等在「聯合國」、區域組織等國際場域上，成為支持的助力，強化中共於國際會議上的主動權與話語權。

2. 以軍備出口創造影響力：

中共近年來已成為部分「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國家如緬甸、泰國及柬埔寨等之主要武器供應來源國，也因此對該區域組織形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如表一)。¹⁸換言之，中共仍會持續透過軍售，以形塑區域甚至全球的影響力；然而中共以軍售換取影響力之舉

，也促使西方國家有所警惕，並試圖於國際言論上弱化中共的立場，或者採取經濟、人流及科技制裁等作為，以限制其勢力發展。

(二) 軍事投射能力觀察

1. 中共早在2021年5月即出動計16架「運-20」、「伊爾-76」兩型機進入南海空域長航訓練，日後馬來西亞亦證實共軍此次空中兵力巡航活動。¹⁹由此可知，中共早已不斷加強「運-20」型機的運輸訓練，以有效載運重型機具或空投物資等，使「運-20」型機成為未來與他國發生衝突時，有效的空中戰略投送手段之一。²⁰此次中共對塞國的軍事運輸過程，共動用6架「運-20」組成編隊，將防空導彈等裝備運抵塞爾維亞，展現

註17：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資料顯示，2021年前五大武器出口國依序為美國、法國、俄羅斯、義大利及中共。〈TIV of arms exports from all, 2020-2021〉,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2022/6/1, https://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html/export_values.php，檢索日期：2022年8月7日。

註18：中共曾於2012年「東協」部長級會議期間，對當時主席輪值國柬埔寨施加壓力，迫使當年該組織無法針對中共於南海主權聲索擴張的問題，達成反駁的共識。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黃中憲譯，《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Where Great Power Meet: America and China in Southeast Asia)》(臺北市：春山出版社，2021年)，頁350。

註19：〈南海爭議：馬來西亞指控多架中國軍機進入該國空域〉，BBC，2021年6月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326780>，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註20：Aita Moriki, Derek Sole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s Flying Transport Aircraft Near Malaysia: Airborne Units in Power Projection” (Washington D.C.,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ion(CASI), 2022), pp.11-12。

其向來被西方國家詬病之戰略投送能力已有長足進步。²¹

2. 中共於吉布地建立首座海外基地，並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進行經濟戰略擴張，此皆有助於維護其漸增的海外發展利益，²²同時軍事投射能力的增長也對中共軍力向外擴張有大的助益。檢視中共戰略運輸投送能力的成長，符合近年西方國家普遍之「中國威脅論」認知之主流觀點，也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持續至印太區域展現軍事存在，而印太區域的多國聯合軍演也會頻繁發生，以圍堵中共的軍事擴張。²³

二、軍事領導階層交流

(一) 中共防長外訪中亞四國

1. 深化中亞外交關係：

2022年4月25-28日，中共防長魏鳳和接連出訪哈薩克、土庫曼、伊朗及阿曼等中亞四國，期間公開聲明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外部干涉，支持維護「中」方與各國間之核心利益，並希望與各國進一步拓展軍事合作領域，加強包含戰略溝通、反恐作戰、訓練及情報交流等合作項目。²⁴整體而言，魏鳳和於「俄烏戰爭」引發國際局勢動盪不

安下出訪，很大程度為維持與中亞國家的關係穩定，意圖向西方國家展現中共與中亞地區國家間的緊密合作，並示警西方國家勿至中國大陸後院插旗，或試圖分化相關國家間之情誼。

2. 回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安全挑戰：

中亞地區為中共「一帶一路」倡議中「絲綢之路經濟帶」途經的重要區域，該區域的安全與中共利益發展密切相關，也是中共必須積極維護的；然而地區的巴基斯坦自2018年起即發生多起針對中國大陸公民之恐襲案，甚至在魏鳳和出訪土庫曼當日，巴國再度發生所屬公民遭襲，²⁵初步調查係巴國境內「俾路支省解放軍」(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 BLA)所為，且犯案動機亦與「一帶一路」相關建設損害當地權益有關。²⁶因此，「一帶一路」倡議間接衍生出之海外公民與基礎建設安全問題，同樣事涉中共政權的穩定，所以解決是類問題也成為「刻不容緩」之要務。

(二) 美、「中」防長會晤意涵

1. 認知上的分歧：

美國防長奧斯汀(Austin)與中共防長魏

註21：Stetson Payne, Tyler Rogoway, 〈Half A Dozen Chinese Y-20 Cargo Jets Popped Up Over Europe Last Night〉, The Warzone, 2022/4/9,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45158/half-a-dozen-chinese-y-20-cargo-jets-popped-up-over-europe-last-night>, 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註22：胡敏遠，〈美、印強化軍事合作對「印太戰略」的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2期，2020年4月1日，頁126-127。

註23：羅里·梅卡爾夫(Rory Medcalf)著，李明譯，《印太競逐(Contest for the Indo-Pacific: Why China Won't Map the Future)》(臺北市：商周出版社，2020年)，頁284、344、345。

註24：〈軍事外交出訪〉，中共同防部，2022年4月28日，<http://www.mod.gov.cn/big5/diplomacy/index.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註25：〈Pakistan Rebel Group Warns China of Harsher Attacks〉, Aljazeera, 2022/4/2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4/27/pakistan-separatist-group-warns-china-of-more-deadly-attacks>，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註26：孫國祥，〈「一帶一路」沿線恐怖活動風險：以中國大陸巴基斯坦總領事館恐攻案為視角〉，《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7卷，第2期，2019年2月，頁6-7。



圖三：中共南海艦隊2022年長航訓練及海王星號電子偵察船出沒海域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Chinese Vessel Lasing ADF Aircraft〉,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2022/2/19, <https://news.defence.gov.au/media/media-releases/chinese-vessel-lasing-adf-aircraft>, 檢索日期：2022年6月4日，由作者整理繪圖。

鳳和，於2022年6月10日於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場合進行會談。雙方談及臺海問題、區域安全及「俄烏戰爭」等議題；「中」方即表示雙方須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並且避免對抗，另再次強調臺海問題須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若美方處理不慎，將不惜走上衝突之路。²⁷從兩國防長發布的會談內容觀察，美方強調中方的擴張與威脅，中方則指出美方刻意抹黑；此情形凸顯兩

造在區域安全的戰略意圖上，存有極大落差，在雙方關係的認知上仍舊有嚴重分歧。²⁸

2. 求取戰略穩定：

分析此次雙方發布新聞內容，中共似乎仍延續2022年4月美、「中」防長視訊會談的強硬態度，並強硬傳達臺海問題的嚴重性，希美方謹言慎行；另就彼此的「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而言，²⁹此次通話如同雙方領導人於2021年11月的「視訊峰會」般，至少是一個突破性的存在。在目前相

註27：〈Secretary Austin'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General Wei Feng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6/10,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058807/secretary-austins-meeting-with-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minister-of-nation/>；〈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舉行會談〉，中國國防部，2022年6月10日，http://www.mod.gov.cn/big5/topnews/2022-06/10/content_4912676.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2日。

註28：侯姿瑩，〈香格里拉演講 魏鳳和籲中美加強戰略互信防止衝突〉，中央通訊社，2022年8月2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20102.aspx>，檢索日期：2022年8月13日。

註29：「戰略穩定」狹義上指核武國家間沒有使用核武或武裝衝突之動機，廣義上為國家之間處於和平、和諧關係的區域或國際安全環境中。James M. Acton, "Reclaim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lbridge A. Colby,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ion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117-118。

互質疑核武、太空軍事化的侵略性發展下，貿易戰與高層官員的抵制也方興未艾，建立溝通與對話機制，不失為增進美、「中」雙方與區域穩定之藥方。

簡言之，分析中共防長出訪中亞國家，係為強調與各國之軍事合作，並要求各國妥適處理境內之安全問題，以維護中共海外利益及公民安全。另中亞地區為中共向歐洲戰略投送的必經之地，穩定該區域國家之關係亦為重要的戰略要務。此外，中共若欲軍事擴張，應瞭解現在其自身軍力仍不宜與美國正面衝突之現實，務求於「戰略穩定」之狀況下，與美國逐步恢復談判與協調，增進彼此與世界各國之互利作用，方能達成戰略目的。

三、與索羅門簽訂安全框架協議

(一) 持續深耕南太平洋勢力

1. 強化軍事延伸適法性：

2022年5月26日，中共外長王毅抵索羅門訪問並宣布，與索國簽署《索、「中」安全框架協議》，兩國未明確宣布協議內容為何，且中共外交部僅強調該協議符合國際慣例，有助於南太平洋區域穩定。³⁰但據澳洲政府資料顯示，該協議指出當索國內部發生動亂或中共於索國的投資建設及利益受損時

，允許中共派遣執法、軍事部隊及軍艦至索國境內協助弭平動亂，以維護兩國之共同利益。³¹而索、「中」兩國此舉，引起美、澳及紐西蘭等國的關切與擔憂，深懼中共軍事勢力擴張至南太平洋，影響區域安全。

2. 「銳實力」的運用：

隨中共經濟實力崛起與近年「一帶一路」倡議的執行成效下，逐步擴大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投資與建設，也在該區域內漸形成巨大的影響力。³²而透過對當地的建設投資與援助，展現經濟利誘或文化輸出，是中共一向慣用的手法；但其深刻的意涵乃是藉由其「銳實力」(Sharp Power)來擴張勢力，影響他國政府政策，³³以獲取當地的資源與地理要點。

(二) 實踐海外地緣戰略

1. 南太平洋區域的戰略利益：

以軍事地緣角度而言，若中共艦艇後續可常態進駐索國，對於美軍關島(Guam)基地將形成一定的抗衡力量，並強化其阻止美軍介入西太平洋區域之能力。³⁴在南太平洋島國納入中共深化經營範圍的同時，連結南海與南太平洋群島間的爪哇海(Java Sea)、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及托列斯海峽(Torres Strait)，也成為共艦未來重點經營海

註30：〈China seeks regional security deal with Pacific Island nations〉, Nikkei Asia, 2022/5/2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China-seeks-regional-security-deal-with-Pacific-Island-nations>, 檢索日期：2022年6月2日。

註31：〈中國與所羅門群島證實簽署安全協議 美澳紐表擔憂〉, BBC, 2022年4月20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1162142>, 檢索日期：2022年6月1日。

註32：Jung-Ming Chang, "An Emerging Island Chain within the Island Chains", Defense Security Brief, Vol. 9, Issue. 2, December 2020, p.28。

註33：「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於2017年提出了「銳實力」概念，並指出數個極權國家(含中共)，主動運用許多政治、文化、媒體等手段，干預並影響其他國家之輿論或政策，以獲取政治或經濟利益。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pp.13-14。

註34：同註32，pp.31-32。



域。2022年起，澳、「中」軍機、軍艦雷射光照射爭議的事發地點與南海艦隊長航訓練海域，以及共軍電子偵察船出沒位置，皆與上述海域有關(如圖三)，凸顯其重視程度。³⁵

2. 深化經營南半球戰略扼制點：

(1) 2017年6月中共與巴拿馬建交後，逐漸擴大「巴拿馬運河」兩岸的周邊建設，以及競標相關經營權；此外，亦擴大投資位於「麥哲倫海峽」附近的智利「奧塞亞港」(Ushuaia Port)的建設，並試圖爭取經營權，以利將來為其所控。美國「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司令理查森上將

(General Richardson)於2022年4月的國會聽證會上亦證實，中共國企的確已逐漸擴大投資南半球重要「扼制點」(如圖四)附近的基礎建設，並且須儘早制定因應作為，避免中共於中南美洲形成更大的影響力。³⁶

(2) 值得注意的是美軍航艦因噸位過大無法通行「巴拿馬運河」，必須航經位於南美洲南端的「麥哲倫海峽」，故該海峽為美軍航艦連結大西洋和太平洋間關鍵咽喉要道。共軍目前海外軍事投射力量仍有限，後勤補保能力與具有近800個海外基地的美軍相較，亦有相當大的差距，³⁷未來數年內仍將

註35：〈Chinese ship lasing of P-8A Poseidon on 17 February 2022〉,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2022/2/22, <https://news.defence.gov.au/media/on-the-record/chinese-ship-lasing-p-8a-poseidon-17-february-2022>；〈Australia Says Chinese Spy Ship's Presence off West Coast 'Concerning'〉, Reuters, 2022/5/1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ustralian-defence-minister-says-chinese-spy-ship-waters-an-act-aggression-2022-05-13/>, 檢索日期：2022年6月1日。

註36：〈Strategic chokepoints: the new U.S.-China battlegrounds〉, Nikkei Asia, 2022/4/2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Strategic-chokepoints-the-new-U.S.-China-battlegrounds>, 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註37：LSE IDEAS,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Diplomacy in the Global South〉, 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CGSP), 2021/8/6, <https://chinaafricafrica.com/analysis/chinas-evolving-military-diplomacy-in-the-global-south/>, 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無法部署此海峽。但若共軍後續真能於此地保持存在，或可有限地牽制美軍，也提供其勢力延伸至南極洲之基礎。此一作為凸顯中共對於海洋地緣的戰略布局已不僅止於南海，現已逐漸擴展至南半球海域。

整體而言，在中共大肆擴張海外投資時，其經濟亦須相對的配合成長，以支應龐大的對外建設，但由於近年經濟成長率已漸放緩，面對美國的貿易戰及全球通膨的壓力，能否穩定內部民心與經濟猶未可知，此將成為中共海外地緣戰略布局的挑戰。

肆、中共軍事外交之未來趨勢與影響

「俄烏戰爭」的爆發已為世界投下一顆震撼彈，該衝突不管未來是「戛然而止」，或上演「持久戰」，已對中共的軍事外交造成「變」與「不變」的衝擊。「變」的是西方國家團結力道更為深化，對中共軍事外交可能造成掣肘；「不變」的是美國仍將以制衡中共為優先戰略考量。以下就中共的軍備出口限制、與美國競合的手段，探究其軍事外交未來趨勢與影響。

一、軍備出口面臨限制

(一) 西方國家在軍售上遏止中共

1. 軍備輸出的主動與被動：

「軍備出口」是中共重要的軍事外交工



圖五：中共外銷型之「O39A型」潛艦

資料來源：〈Thailand's Purchase of First Chinese Submarine Runs Aground〉, Nikkei Asia, 2022/4/12,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Thailand-s-purchase-of-first-Chinese-submarine-runs-afground>, 檢索日期：2022年6月12日。

具之一，並藉此促進國家整體戰略利益與財政收入，另透過派遣軍售與科研相關人員至採購國完成後續成軍、訓練及後勤維護流程，亦可形塑其影響力與強化盟邦關係。³⁸以泰國於2015年與中共簽約購買3艘「S26T」柴電潛艦(如圖五)為例，首艘預計2024年交付泰國，但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相關軍售流程卻在德國「MTU腓特烈斯哈芬有限公司」(MTU Friedrichshafen GmbH)影響下出現轉折，旋即引起泰國政壇與輿情的注意，並表示中共若未能依約執行，將中止此項採購合約。³⁹因此，中共於此困境下，也對其軍售影響力產生很大的限制。

2. 軍備出口之困境：

「軍售」本就牽涉龐大的利益產業鏈，德國「MTU」公司此舉背後為單純的合約問

註38：“2008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8), p.242。

註39：中共出口泰國之「S26T」(即O39A型潛艦出口型號)型潛艦，依合約內容其動力主機應為德國「MTU」公司所製之柴油機，但該公司指出，中共不得將所屬產品出售第三國，故不出產予中共所用。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表示，若中共出口潛艦改以「中」製取代德製的動力主機，勢必影響後續人員操作安全，將中止此項採購合約。Linda Kay, 〈China May have to Replace German-made MTU Engine in Submarines Sold to Thailand〉, Defense World, 2022/2/28, <https://www.defenseworld.net/2022/02/28/china-may-have-to-replace-german-made-mtu-engine-in-submarines-sold-to-thailand.html#Yh3WAuhBxPY>, 檢索日期：2022年6月1日。

題或受地緣政治所影響，難以得知，但此舉時間點之敏感，在某種程度上很難不與「俄烏戰爭」相關連。俄、烏衝突代表俄國對「北約」東擴的反撲，但也強化了美國與「北約」國家的團結與向心力；在戰爭爆發後實施連串的經濟制裁與軍援烏克蘭等措施，處處箝制俄國的影響力。⁴⁰西方國家對中共所抱持之「中立」立場亦感憂心，深懼中共若是採「親俄」作為，將為未來世界格局形成不利局面；故對俄國的制裁行為，另一方面也是讓中共知道蓄意發動武力入侵之嚴重後果，並進行對中共的先期嚇阻。

(二) 軍備出口的核心挑戰

中共為世界第五大武器出口國，尤在「無人機」(Medium-Altitude Long-Endurance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MALEUAV) 領域更已超越美國，在高科技軍備出口領域上占有一席之地。⁴¹但另一方面來看，從泰、「中」潛艦軍售出現轉折一事，凸顯中共軍備出口的最大困境為重型載台的核心技術，其中涉及基礎與應用研究的整合仍不足、航空發動機、艦用主機等動力裝置的開發與妥善率。⁴²再者，從近年西方國家對「華為公司」的抵制，及近年對「中資」併購嚴格

審查的趨勢下，西方國家試圖繼續在關鍵軍備核心領域，維持領先的優勢，勢必也會利用此優勢適時影響或遏制中共的軍事外交影響力，阻止其攫取更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總體而言，泰、「中」潛艦軍售案會是未來西方國家漸次制衡中共發展的序曲與縮影，亦會是建構出一個高度警惕中共勢力擴張，遏止其影響力的發展趨勢。

二、以軍事外交取代對抗

國家行使權力的主要手段包含外交、經濟及軍事等作為，而軍事通常被認為是最後的手段，但若各國以平等地位、人道主義及促進交流為主旨的觀點下，以行使軍事外交，不僅可提升政治經濟利益，亦可強化軍備透明度，進而避免誤判與衝突的產生。⁴³美國制衡中共的戰略重心，並未因「俄烏戰爭」的影響有所變動，以致美、「中」之間在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上仍趨於緊張，且影響層面甚廣，在高度全球化時代下，雙方應深知「軍事熱戰」之不可為；但透過較為軟性的軍事外交，可在不產生正面衝突的狀況下，達成雙方「競爭又合作」的局面。以下就中共未來軍事外交戰略及方式，研提分析如后：

(一) 強化南海與南太平洋安全連結

註40：Chia-yi Lee, "The Impact of Western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Implications for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Prospects & Perspectives*, No. 22, April 2022, pp.2-3。

註41：Nicola Johnson, 〈Engagement vs. Estrangement: Arms Sales Strengthen Key Alliances And Keep Partners Close To Washington〉, *Breaking Defense*, 2021/2/21,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1/02/engagement-vs-estrangement-arms-sales-strengthen-key-alliances-and-keep-partners-close-to-washington/>，檢索日期：2022年6月2日。

註42：中共科研政策多重績效、速成，且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整合仍為其所欠缺，這也反映出中共在科技創新及軍事科研領域上，仍落後西方國家的重要限制。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5年)，頁93-94；Rand Corporation, "Assessing Systemic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China'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p.3.8。

註43：Amy Ebitz, 〈The Use of Military Diplomacy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shall Pla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2/1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2/12/the-use-of-military-diplomacy-in-great-power-competition/>，檢索日期：2022年6月3日。

1. 聯合軍演可藉武力展示並配合地緣環境運用，傳達戰略意圖，使對方國家瞭解各自底線所在。例如，2022年3月美、菲「肩並肩演習」(Balikatan 2022)，內容包含海上救助、兩棲、城鎮及反恐作戰等；此外，從美國2022年2月發布的《印太戰略》及5月「美國與東協國家領導人峰會」聯合聲明可知，美國漸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外交合作，亦凸顯透過深化合作的方式，造就更多的區域影響力，以制衡中共。⁴⁴

2. 在美國逐漸關注南海區域問題下，中共除2021年11月提升「東協」組織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亦承諾援助應對「COVID-19」和重建經濟的15億美元(新臺幣約435億)外，⁴⁵亦不排除即便在與南海周邊國家有海洋主權糾紛情況下，進一步推動海上安全甚至涉及作戰方面之演習、深化交流程度，以弱化美國在南海的區域影響力，此舉亦有助於排除美國對「南海行為準則」制定的介入，以建構對中共本身有利之內容。

3. 在南太平洋方面，就其戰略位置而言，係中共將軍事勢力伸入西太平洋之蹊徑，中共可透過對該區域內經濟較為弱勢之國家，提供安全保障與經濟援助，強化其在區域內之「銳實力」，以獲取當地重要港口等關

鍵設施支援。中共後續若於此區域維持常駐兵力，可形成對美國本土、澳洲及在關島駐軍間的後勤補給路線上相當程度的牽制，亦有利於提高對美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但相對而言，中共對該區域駐軍的補給，更易遭美、澳所牽制，故部署兵力於南太平洋地區實為共軍一大挑戰。

從近年美國不斷加強在南海的海空兵力巡航及「自由航行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⁴⁶再從2022年5月的《中、索安全框架協議》簽訂可得知，某種程度上，中共將強化「南海」與「南太平洋」區域之經營，俾在美國升級南海軍事存在威脅下，不得不為之戰略抗衡。

(二) 以道德之名行現實外交之實

1. 中共向來擅製造及凸顯對手的道義缺陷，據以形塑其正義之師的形象。⁴⁷如在2022年6月的「金磚五國峰會」(BRICS)中，習近平指出各國須「敞開謀發展、懷抱促合作」，並暗指西方國家將經濟泛武器化，造成集團對抗及世界分裂。⁴⁸從國家高度來看，其言論試圖建構中共的道德感與西方國家的負面形象；而在軍事外交運用上，會持續執行亞丁灣護航及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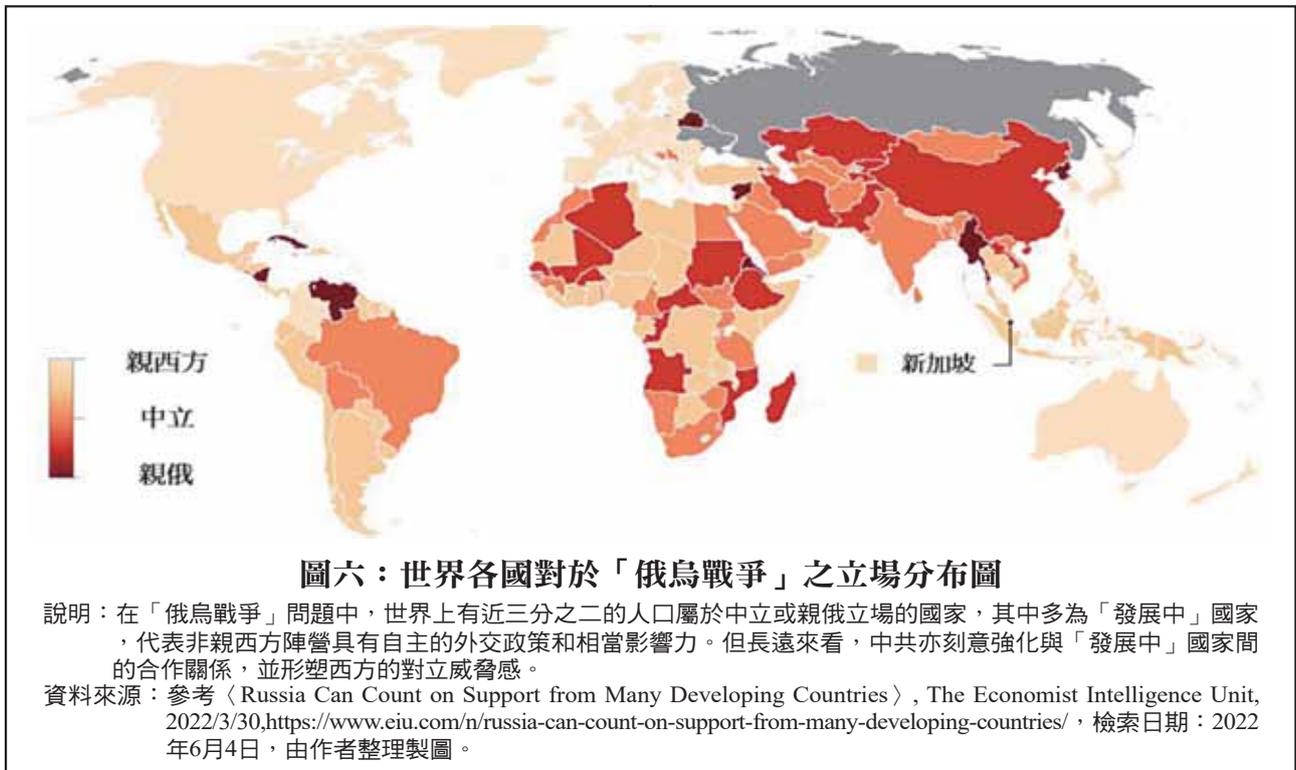
註44：Tsubasa Suruga, Nana Shibata, 〈ASEAN, U.S. End Summit with Vow to Forge Strategic Partnership〉, Nikkei Asia, 2022/5/14,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SEAN-U.S.-end-summit-with-vow-to-forge-strategic-partnership>, 檢索日期：2022年6月3日。

註45：許依晨，〈中國東協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時新聞網，2021年11月2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23000038-260303?chdtv>, 檢索日期：2022年6月4日。

註46：《2021年美軍南海軍事活動不完全報告》(北京市：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智庫，2022年3月)，頁1-3。

註47：潘中岐，〈中國人與美國人思維方式的差異及其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寓意〉，《當代亞太》(北京市)，第4期，2017年8月，頁43-45。

註48：Simone McCarthy, 〈Western Sanctions are “Weaponizing” World Economy, China's Xi Jinping Says Ahead of BRICS Summit〉, CNN, 2022/6/23, <https://edition.cnn.com/2022/06/23/asia/xi-jinping-brics-summit-china-russia-sanctions-economy-intl-hnk/index.html>, 檢索日期：2022年6月25日。



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KO)，以塑造其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2. 綜觀中共近年的發展，美國漸認知到中共不論是在區域安全及地緣政治方面，皆更具侵略性；但就中共認知而言，其相關作為乃是和平進取，僅是為維護逐漸擴大的國家利益，並取得大國應有之權力與地位。⁴⁹也因此中共時常以「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等倡議，⁵⁰透過道德之名，行現實外交之實，並特重在較為弱勢之「發展中」國家。

(三) 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外交關係

1. 中共改革開放後，在外交政策上與「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均有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隨著美國對其崛起之警戒心愈發高漲，其外交政策亦有所調整，更加注重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⁵¹中共在與「發展中」國家互動時，強調其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凸顯其社會主義為「互利、非自私」的性質；但平心而論，任何國家皆是自我利益為優先，僅因國力強弱而在取得利益方式上有所不同。故中共透過現實的觀點，執行安全保障及人員交流等軍事外交，並特重在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展現同情

註49：John J.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Issue. 6, November 2021, pp.54-55。

註50：袁勃、胡永秋，〈習近平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217/c1001-32354228.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8日。

註51：胡敏遠，〈中共在赤道幾內亞建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3期，2022年6月1日，頁18。

表二：2013至2022年習近平與各國領導人會晤次數統計表

國家(類型)	會晤領導人	與各國領導人會晤次數
俄羅斯(發展中)	普丁	<p>印 20 德 16 日 12 英 11</p>
印度(發展中)	辛格、莫迪	
美國(已發展)	歐巴馬、川普、拜登	
德國(已發展)	梅克爾、蕭茲	
法國(已發展)	歐蘭德、馬克宏	
日本(已發展)	安倍晉三	

說明：一、列出次數達10次以上之國家，會晤包含實體會面及視訊會議，不包含電話交談。

二、日本前首相菅義偉、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未與習近平會晤，故無列入本表。

資料來源：參考China Power Team, "Series: China-Russia Rel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2022/5/27, <https://chinapower.csis.org/series-china-russia-relations/>, 檢索日期：2022年6月5日，由作者整理製表。

與兼愛的大國形象。此外，對「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外交作為，其背後亦潛藏著軍事擴張的現實思維，以維護其逐漸廣大的發展利益。

2. 中共近年雖不斷拓展與「已發展」國家間之交流，但仍未輕忽各「發展中」國家之全球影響力(如圖六)。故中共始終在其外交政策中將「發展中」國家列為重要對象，其中潛藏著中共「民族主義」(Nationalism)崛起及反西方的核心思維理則所在，不輕易與西方國家保持甚為緊密的合作關係。此情形亦可從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與各區域大國領導人會晤中可見端倪，其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會晤次數明顯多於「已發展」國家(如表二)。

整體而言，從西方國家於「俄烏戰爭」對俄羅斯的制裁情形觀察，中共已深知未來極可能面臨相同的挑戰與掣肘。於此局勢下，中共如處於交叉口般靜觀其變，並避免產生誤判，尤以若誤判形勢與西方國家正面衝突，勢必面臨極大的國際圍堵與壓力；故中共將以各種軍事外交手段取代對抗，以先期

部署來抗衡西方國家未來的挑戰。

伍、省思-代結語

國際局勢隨著「俄烏戰爭」、「COVID-19」疫情及全球通貨膨脹壓力下，許多國家面臨著不小的內部經濟成長壓力與外部安全環境威脅，我國亦深受其中影響。中共在此變局壓力中，仍不斷透過各種軍事外交作為，謀取權力極大化，我國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深慮可能之影響與籌謀應處作為，實為重要課題。因此，對我國當前處境之省思如后：

一、正視當前安全困境與威脅

中共加大對南海與南太平洋區域軍事外交的經營，勢必也會影響西太平洋區域安全局勢，也將使各國更為謹慎地審視他國之各項軍事作為，就在各方保持警戒下，互相防堵與威脅之局面也已開展；甚而不斷螺旋上升，形成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而我國牽涉其中實屬必然之結果。從戰略層面來看，美國將遏制中共的戰略前沿推至南海與臺海，中共則再回推深入至

南太平洋區域，雙方互相制肘；就軍事層面而言，美、「中」軍事演習兵力也會頻繁地於我國周邊海域進行，使我國海、空防面臨不小的壓力；而2022年8月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所引發的共軍大規模軍演，即為最明顯例證。因此，我國須重視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加強研析中共相關軍事舉措及意涵，以利提前部署因應作為。

二、強化國防應變及軍事交流

我國面對中共威脅的第一線，共軍機、艦於我周邊密集活動之情形更是屢創新高，增加我戰備壓力。因此，我國必須注意共軍的「灰色地帶」行動，有很大程度會藉原巡航兵力突轉向對我國實施挑釁之行為。而我國即時的觀通預警及偵蒐能力非常重要，亦為應對共機、艦頻繁活動的不二法門，故須持續執行觀通設備的建置更新、強化抗干擾能力與裝備機動化，以保持最佳之海空域監視能量。另從「俄烏戰爭」中可得知，預警情資的掌握可對具優勢軍力之一方造成精準的致命打擊，實為我國可借鏡之處。而我國所在位置，南、北面海域皆為共軍欲突破「第一島鏈」的重要「咽喉點」，可藉監控共軍於該海域動態之情資，透過軍事合作與他國分享彼此資訊建立共同情資平台，以持續強化我海、空域之偵蒐與情研能力，確保海、空防無虞。

三、建構「不對稱」作戰，完備武器備台

隨著中共軍事外交的戰略環境形塑，以及武力使用手段漸趨多元化，美國多數軍事主流觀點認為，建構我國成為一座所謂「刺蝟島」(Hedgehog Strategy)、強化飛彈能

量，迫使中共降低侵臺意圖，這或許為較保守的想法，因為平時若無有效嚇阻，遑論戰時的阻卻敵人。固然強化岸置飛彈陣地為重要「不對稱」作戰手段，但各項武器備臺亦須同步發展及更新，並確保裝備妥善率及提升後勤維修能量，於平時保持最佳的周邊海空域巡弋量能，以阻止共軍藉各項軍演、導彈試射等作為，對我實施領空、領海尋釁作為、壓縮我海、空兵力應對空間，並造成基層戰備部隊更大的壓力，進而影響部隊戰力。

四、提升軍事存在建構戰略價值

「俄烏戰爭」下，中共的軍事外交仍是積極運作未停歇，以持續建構對其有利之戰略環境。故就我國軍事而言，仍須在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試圖建立一定程度的軍事存在，以提升戰略價值。然而，在國防壓力及疫情影響之際，已執行多年的「艦隊遠航」即為提升軍事存在最好的方法，可在不靠泊及縮短時程之情形下，兼顧防疫及訓練、加強至西太平洋海域遠航訓練；另就國家戰略而言，應加強全民國防意識，使國人瞭解戰爭不只關乎於軍力及軍隊的戰鬥，更是整體國力及社會凝聚力的對抗。透過持續提升基礎研究量能、確保社會與學術創新發展環境，塑造我國於全球中高科技領域之關鍵地位，提升我國地緣戰略價值。

從「俄烏戰爭」眾多難民流離失所之情形觀察，國人均應瞭解戰火的無情與苦楚，而政治人物更應以社稷、百姓安全為最高考量，以維持國家得來不易的長治久安。尤其，在中共長期的軍事威脅之下，國人有必要瞭解並關注其「軍事外交」作為之意涵及影

響，及早採取應處措施，除提升全民防衛意識、建構高科技戰略價值地位外，並適時更新國防軍備及強化軍事合作，以建立具「嚇阻」力量之國防武力，才能遏止共軍進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與安全。 錨

作者簡介：

吳慕強少校，海軍軍官學校97年班、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8年班。曾任職於飛彈快艇作戰一中隊艇長、分隊長、淮陽軍艦作戰長、海偵部小雪山雷達站站長，現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研究所112年班學員。

老軍艦的故事

永春軍艦 PF-52

永春軍艦為一海岸巡邏艦，係由美國American Shipbuilding公司所建造，1943年9月18日下水成軍，命名為「Gavia」，編號為AM-363。民國38年，海關緝私艇「榮星」號移交我海軍使用，由於與「永」字號掃佈雷艦同型，經命名為「永春」軍艦，編號為MSF-52，民國39年6月編入第三艦隊，民國41年9月改隸第四艦隊，民國45年改編號為PF-52，隸屬於巡邏艦隊，擔任海岸巡防及外島防務任務。該艦自成軍後曾參加過多次戰役，其中較重要戰役計有南日島戰役、東山島戰役及黃歧海戰。

民國50年7月1日該艦由於艦體老舊，內部機件不堪修復，隨即奉令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